

商圣 范蠡全传

上

谢世俊 著

真正领悟人生的大智大勇
真正获得经商的生财之道
真正打开成功的玄妙之门

第三部
富甲天下

第二部
置业奇才

第一部
英雄美人



北方文艺出版社

商 范蠡全传 上

谢世俊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蒋 彦
R HAND

齊 范蠡全傳 聖

下

謝世俊 著

北方文藝出版社

(黑) 新登字第 7 号

责任编辑：赵立程

装帧设计：姜 录

责任印制：郭淑杰

商圣——范蠡全传

Shangsheng —— Fanli Quanzhuan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

保定市兴良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1/32·印张 28.75·插页 4·字数 720 000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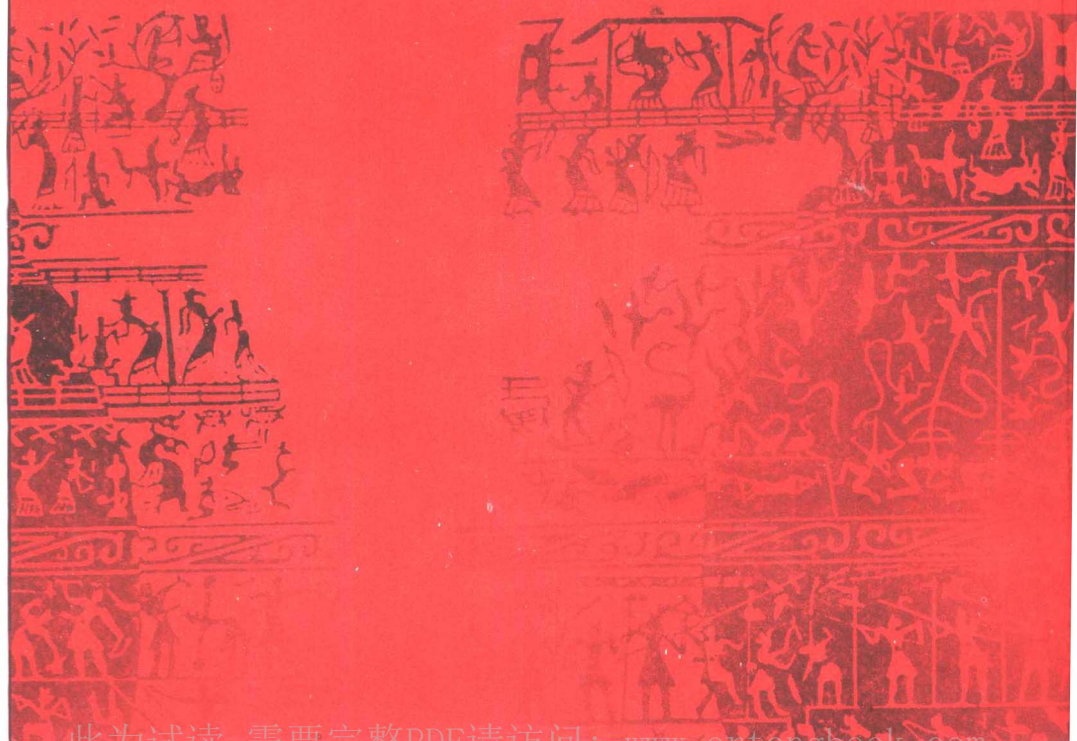
ISBN 7-5317-0959-7/I·943 定价(上下): 42.80 元

印装如有差错直接退印刷厂调换

(地址: 保定市红旗北路 8 号)

千古潇洒莫过范蠡：功名、财富、美人三者兼得，义勇、智谋、气魄集于一身，可谓商中之圣。

商圣范蠡一生三次变迁，虽然身逢乱世，世途坎坷，但每一次变迁，他都能够达到人生事业的顶峰，堪称成功人生的典范。从军事家到实业家直至天下首富，树业之辉煌，无人可比。同时，还有千古绝代佳人西施，与他忘情相守，为伴终生，更令凡夫俗子望尘莫及。国内首次推出的长篇历史文学精品《商圣—范蠡全传》，全面、立体地展现一代商圣范蠡的多彩人生，将其用兵经商的深谋远略、把握人生的大智大勇、为富仁厚的完美人格、生动曲折的爱情故事刻划得入木三分；对现代读者具有强烈震撼和启迪。



目 录

第一部 英雄美人

第 一 章	英雄出世	(3)
第 二 章	世有佳丽	(28)
第 三 章	智胜醉李	(43)
第 四 章	会稽之困	(63)
第 五 章	忍辱姑苏	(84)
第 六 章	生死关头	(103)
第 七 章	深山寻美	(117)
第 八 章	以情相许	(138)
第 九 章	吴王惊艳	(156)
第 十 章	计然七策	(175)
第 十 一 章	子贡游说	(193)
第 十 二 章	黄池会盟	(209)
第 十 三 章	破吴结婚	(224)
第 十 四 章	轻取五湖	(248)
第 十 五 章	再胜笠泽	(264)
第 十 六 章	十年生聚	(280)

第十七章 功成身退 (300)

第二部 置业奇才

第十八章 泛舟五湖 (319)

第十九章 鸱夷子皮 (344)

第二十章 滨海齐家 (362)

第二十一章 金口置业 (381)

第二十二章 却荒赈粮 (398)

第二十三章 计诤端木 (415)

第二十四章 平赈除奸 (434)

第二十五章 儿女情长 (453)

第二十六章 升平景象 (474)

第二十七章 孟子从商 (493)

第二十八章 祸从天降 (514)

第二十九章 双瑞之波 (530)

第三十章 淑女春心 (547)

第三十一章 端木慧眼 (561)

第三十二章 齐王拜相 (573)

第三十三章 散金辞印 (588)

第三十四章 再走他乡 (606)

第三部 富甲天下

第三十五章 情寄曲庐 (6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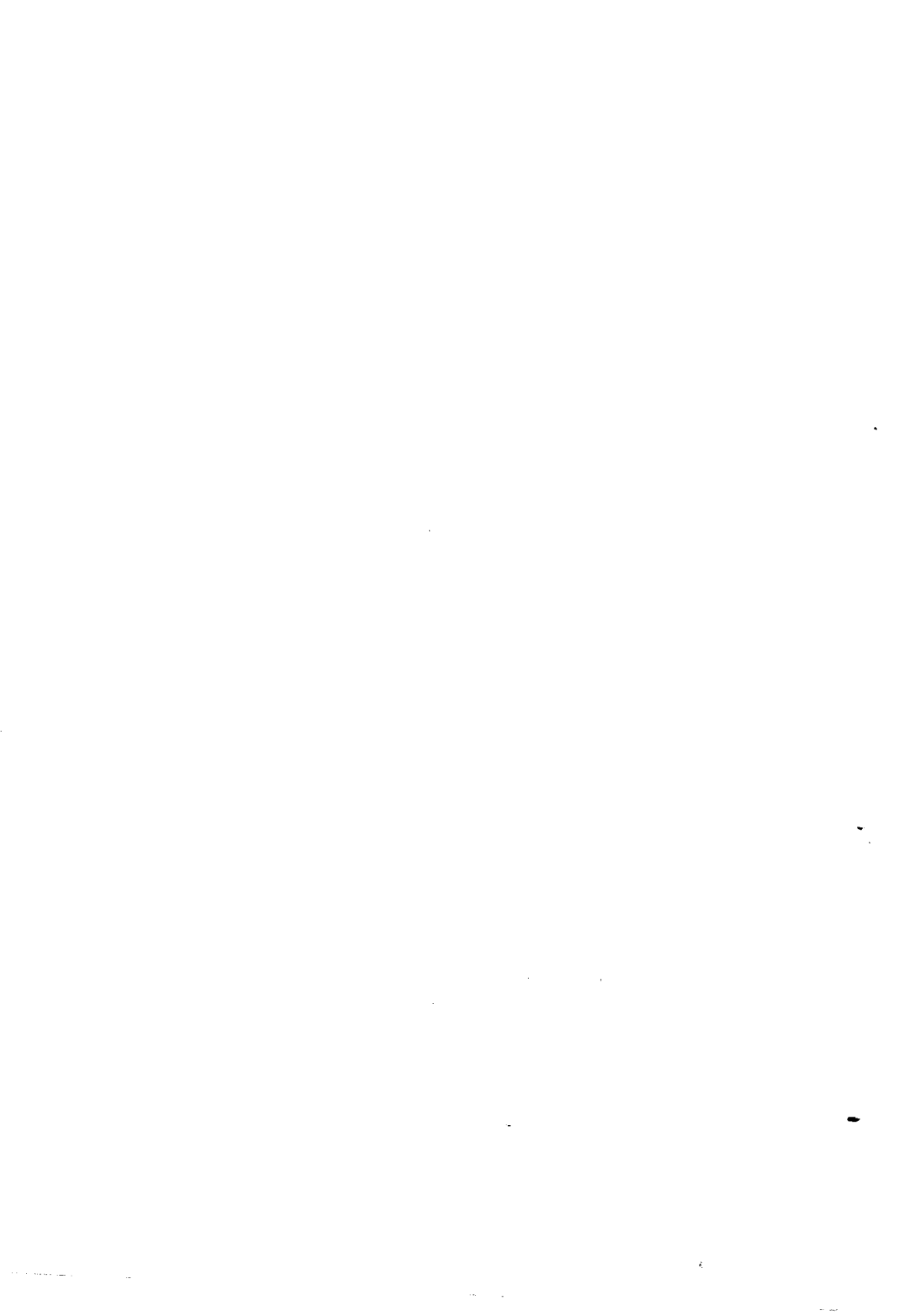
第三十六章 周乐双宝 (642)

第三十七章 详勘商道 (651)

第三十八章	观宝巧贩	(668)
第三十九章	陶邑朱公	(682)
第四十章	社火桑女	(699)
第四十一章	计然之书	(717)
第四十二章	兵灾商劫	(743)
第四十三章	商圣本色	(759)
第四十四章	畅议商谋	(775)
第四十五章	微利挫奸	(789)
第四十六章	商韬女鉴	(804)
第四十七章	凶变节卦	(821)
第四十八章	理不容情	(843)
第四十九章	悲释天机	(861)
第五十章	智女莘蓓	(876)
第五十一章	五世五福	(895)

第一部

英雄美人



第一章 英雄出世

孔子周游列国，将要经过楚国宛邑。这给当地士大夫阶层的人们带来了好一阵兴奋，不少人想要会会这位大圣人。孔子大兴私学，培育出贤人七十，弟子三千，尽人皆知。更何况这回陪同他旅行的是七十二贤人中被称为仲尼四友的高足：子路、子贡、颜渊、子张。

孔子也知道，宛邑这个地方非同寻常，见一见这里的文人学士大有益处，只是吃不准会见到些什么样的人，于是对他的弟子们说道：“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到了宛邑，要会见一些那里的朋友才好。”弟子们都有些困乏了，听了老师的话只是应了声“喏”，没说什么。驾车的子路打起精神，只顾赶路。离宛邑尚有不少路程，这辆车子也实在太破旧了，他怕坏在半路上没处修理……

春秋时代楚国宛邑的地界，在今天的河南南阳。地处伏牛、方城二山之南，舞阳、桐柏之西，内乡之东，汉水之北。白河流贯全境而到襄樊汇入汉水。这里自古是荆、襄、关、洛的交通孔道。

邑宛这个地方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史称无名氏的蒙馆塾师庄伯先生，教出的学生就有陆通、庄生、范蠡等人，这些人在他们各自的少年时代即颇有文名。这三人中以范蠡最年少；陆通字接舆，比他要大十多岁。

范蠡大约于公元前517年前后出生在宛邑。父母曾告诉他，那年秋天发生了大旱，第二年，楚平王驾薨，天灾人祸不断发生，诸侯之间互相征伐，不时有小国被消灭，百姓遭受亡国毁家的痛苦。

范家自高祖以来，一株独苗单传，已历五世，因而范翁、范姬对范蠡爱抚备至。范蠡十来岁时，夏天知道为父母打扇，冬天知道为父母温席，每日早晚向父母请安。二老看到范蠡品学兼优，更是对他百依百顺，求师访友一任他自便；而范蠡也不愿离开父母去远游。

范蠡小小年纪，就在家苦读了《书》、《易》、《诗》等简册。《书》就是《尚书》，范蠡对于书中夏、商、周三代那些禅让事典、政治文告、战争宣言、檄文誓辞、天文气象、地理贡赋等都能领会，几千年来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大事，都装在他的脑子里面了。他不仅掌握了历史经验，还学到了治国安邦的大道理。《易》是讲变化的书，是占卜的底本，此书诘屈聱牙，庄伯先生也难读通，范蠡却读懂了不少，学会了占卜，人们出门办事、破土建房、婚丧嫁娶、求神祭祖，他都能帮忙占一卦，并从《易》里去查对卦辞、爻辞来作出解释。范蠡对于《诗》，不仅能读，而且会唱。这是采诗官收集的各地民歌，数量颇多，其中也有少量官方歌曲。范蠡喜欢的是这些作品里歌唱生产、劳动、祭祀、战争、爱情、友谊的诗篇。

范蠡读这三部书时，孔子还没有想到要对这些书籍进行删定，更没有成为儒家经典。所以范蠡是原滋原味地吸收了前人的学问，欣赏了各地流行的和古代流传下来的歌曲。他天资聪颖，思想敏锐，领悟精深，记忆超群，对书中的内容早已滚瓜烂熟。因为范蠡有这么多学问，庄伯谈起他时总要发出“鱼大塘小”之叹。

范蠡对父母很孝顺，对朋友讲信义，落落大方而不拘礼数。家居白河之滨，十四五岁时就自字为少白。在当时，男子二十岁是弱冠之年，要行过“士冠礼”，才可用簪子把头发束缚起来，用纓

把头顶的冠冕固定住，算是成年人了。为了交游，这位少白先生不拘泥礼节，年未及冠就自己冠戴起来，求师访友，经常束发冠戴，宛若成年。庄伯先生曾对他的父母说：“由他自便吧，不要为礼而委屈了孩子。我一生教过那么多学生，只有陆通、庄生、范蠡三人非同凡响。我看宛邑这个地方对他们来说，真是鱼太大，塘太小了！”

庄伯的话激起了范蠡出外求师的强烈愿望。只因父母年老，膝下无人敬孝，范蠡不忍离去。庄伯曾安排他到鲁国去投师孔子门下，他嫌路远推辞了。家中的几车藏书，范蠡都已经读过多少遍了。他渴望得到更多更高深的学问，喜欢和庄生切磋，可是庄生一家已经在几年前去了郢都。他和接舆因为年纪、性格相差较大，交往不多。

孔夫子要来了，范蠡是宛邑最想见孔子的士人之一。陆接舆一向对孔子不以为然，但也对人们说：“我非要见见这位圣人不可！”范蠡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这天，十八岁的范蠡为了见仲尼先生，又束好头发，戴上高冠，穿了绀色的宽袖长袍，腰系青衿，佩挂宝剑，足登青句靴，跨上雪青马，轻轻扬鞭，兴冲冲地穿过街市，出了东门。

宛邑东门外的驿道通向远方，可达宋、陈、蔡、齐、鲁等国。道路两侧已经站了不少人，靠近城墙的一片地方，有女如云，也等待着一睹来自鲁国的圣贤。人们大多数是徒步前来，骑马者不过十数人。少年范蠡，风度翩翩，颇引人注目。如云士女们步出东门，与其说是来看孔圣人，不如说是来看年轻的学子们，她们一个个都禁不住对范蠡斜着眼睛偷看。

前边道路上扬起了一阵尘土，马蹄声也渐渐听得见了，近了。疾驰而来的是两辆上乘车，高车驷马，车帟华丽，车上装满了货物。原来是本城一个富商进货归来。他身穿锦袍绣服，满面春风

地坐在前面车上，见路旁站了这么多人，心里颇为得意。有人认识，问他：“见到圣人的车驾了吗？”

“你说孔夫子呀，他那破车，在后面呢！”

过了好一会，才有一辆车吱吱嘎嘎地来到。这是一辆中乘，老卿车，就是用两匹马拉的独辕车。车上只备有两个人的座位，高高地在后面，坐着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身材魁梧，精神矍铄，看来他就是孔圣人了。他穿一身洗旧了的紫袍，那必定是当年任鲁国司寇、摄行相事即代理宰相时的行头。他旁边坐着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就是子张，本名颡孙师。在这一老一少脚前车厢里，还挤着坐了两个人，是颜渊和子贡。颜渊本名颜回，年龄与子贡相仿，他一向乐道安贫，衣着朴实无华。子贡名叫端木赐，二十出头的年纪，是仲尼弟子中的佼佼者。同行的四个弟子中，只有他衣着华贵。

庄子曾说“子贡乘大马，中绀而表素”。这回子贡跟老师出游，仍然穿了绀袍，和范蠡一样的装束，但外面罩了一件素袍。因为孔子认为，“君子不以绀缋饰，红紫不以为褻服（内衣）”。绀与缋，都深青透红的颜色。既然老师不喜这种颜色，他也不便当着他的面穿戴，所以外加素袍遮盖。老师不在的场合，子贡就脱去素袍，显出他的潇洒风度。

在车前驭者的位置上，是子路在驾车。子路名仲由，他只比孔子小九岁，四个弟子中他年龄最大。他本来是个粗鄙之人，有一身蛮力气，孔子在市曹初次见他时，他将一串猪獠牙穿了当项链。是孔子把他培育成一位贤人。他出力多，而且任劳任怨。车子快到城边时，道路有些坡度，破车又沉重，他得不断地鞭着马。见这种情况，颜渊和子贡都跳下车来，在两边夹车而行。

范蠡伫立马上，见子贡下车时，外层衣袍大襟翻了一下，看出是穿了中绀外素两件袍服，觉得此人有趣。范蠡心想：这位先生在颜色方面与自己有同样的鉴赏和喜好，必是为尊者所忌，才

如此着装，看来他也是一个豪放之人。范蠡看车上的老人，断定他就是孔夫子，但又不大相信：他本是大圣大贤之人，竟会昧于生计而如此窘困潦倒？于是急忙下马，拴马于树荫下，再过去询问。他向子贡躬身长揖道：“这位仁兄，敢问车上坐的可是仲尼先生？”

子贡也拱手揖道：“正是恩师。敢问先生是何人？”

“在下是宛邑书生范少白。仁兄是……”

“在下端木赐，能认识少白先生，甚感荣幸。”

子贡打量范蠡，见他一身绀绀之服，就觉得喜欢。又见他大耳方脸，隆准高额，宽嘴厚唇，目光如电，眉宇间透出深谋睿智之气，举止中显出练达豪爽之慨，心里感到这是自己同类之人，可与为友，于是说道：“难得少白先生前来相会，恩师也有与宛邑贤者交流之意，请到馆舍相叙吧。”

车走得很慢。范蠡与子贡志趣相投，边走边谈。尚未入城，就见子路把马车停了下来。原来前面有人拦路。子贡看时，见有一个中年士人，着褐布大袍，峨冠博带，腰间佩剑，手中却又拿了一把蒲扇，显得不伦不类。只见他把蒲扇向车上招了一招，高声说道：“车上可是圣人仲尼先生么？”

孔子觉出这人有点异样，不由得皱了一下眉。这一瞬间的变态，也被范蠡看到了，他想：圣人也有犯难之处。范蠡猜对了，孔子这次周游列国，颇不顺心，有几句话说他：“在齐闻韶空欢喜，在卫陷入是非地，陈蔡之间断了炊，要命的是宋桓椎。”说的是：齐景公虽然用大舜的《韶》乐来欢迎他，听了这首乐曲凤凰也会飞来，孔子痴迷得三月不知肉味，却得不到高官。在卫国出了“子见南子”的绯闻，连子路等弟子都不理解他。在宋国，司马桓椎说他是“摇唇鼓舌”的小人，要追杀他。孔子担心，车前之人会不会使自己难堪？但立即镇静下来，不管是否出现尴尬局面，起身走到车厢前面，说道：“我乃孔丘，先生是何人，有何见教？”

那人说：“岂敢！在下陆接舆，闻先生来，愿为先生清歌一曲，舞于当途！”说罢，举手投足，舞蹈起来，唱道：

凤兮，凤兮，
何德之衰！
往者不可谏，
来者犹可追。
已而，已而，
今之从政者殆而！

唱罢，回身拱手，扬长而去。都说天下有道，凤凰现，贤者出；天下无道，凤凰伏，贤者隐。这《接舆歌》说凤凰无德，乱世而出，分明是讽刺仲尼先生身居乱世，不思隐退，反而到处求官。

“狂！”孔子听了这首歌，对弟子们只说了一个字。他想和接舆交谈，就下车来追。范蠡也追了上去，打算帮助仲尼先生追回接舆。没想到孔子突然止步，并回转身来，只差一步之遥，便要同范蠡撞个满怀。范蠡敏捷，稳稳止住了步，对孔子深深施礼道：“仲尼先生，学生范少白唐突了！我认识接舆，愿去请他回来，与先生共叙。”

孔子打量一番范蠡，见这个少年人的身材几乎跟自己一般高，只是清瘦些，没像自己这样发福。范蠡一身绀缁之服，孔子认为非君子所衣，不合于礼制。又看范蠡形迹放浪不羁，虽是很聪敏，但不拘礼仪。孔子不喜欢这样的年轻人，于是对范蠡说：“不必劳驾了，道不同，不相为谋！”

范蠡敏锐，听出孔子之言是不愿“共叙”，既拒绝了接舆，也拒绝了自己。那么，只好就此告别了：“祝先生平安！”

孔子一行上车入城了。子贡在车上还想着范蠡，他还想和他

继续交谈，可是范蠡已经离去。

范蠡被孔子拒绝，心里有些不快，只怨接舆简慢了圣人。他到树荫下牵了马，策马在大道上奔驰良久，才返回城里。经过市场，穿过一些引车卖浆者，在一连几间狗肉店、羊肉店、猪肉店、熟食店的那一头，又见到了接舆。

接舆正陪着一位年轻人，坐在临街一家酒肆说话。见范蠡来了，就走下街沿拦住马头说：“小老弟，快下马，我们饮个痛快！”

范蠡没好气地说：“是你简狂，得罪了孔夫子，连累我也不能与他谈经论道！”

“兄弟别恼，仲尼先生说得对，道不同，不相为谋嘛！不与他交谈也非憾事。”范蠡听了发怔：他唱完歌就走了，怎么知道了孔子对自己说的那句话？只见接舆笑哈哈地拉过身边的年轻人，对范蠡说：“来，认识一位新朋友，他叫计然。”

“在下宰子文，能认识少白先生，甚幸，甚幸！”计然躬身揖道。

计然是越国葵丘濮上人，姓宰氏，字子文，离家就学于鬼谷子有年。这次能遇见陆接舆、范蠡，也是一桩巧缘。前不久他才在鬼谷完成学业，拜别恩师，欲去吴、越等国谋事，路过宛邑。

范蠡打量计然，年纪比自己会长三两岁，和庄生差不多，着青紫之袍，也是峨冠博带，气宇轩昂，就知是自己同类之人。计然端详范蠡，觉得不是平凡之辈，又不像接舆那样佯狂，心里喜欢。彼此说着“幸会”，三人就坐下来小酌。

酒过三巡，无话不谈。计然关心的是道，于是问接舆：“仁兄对仲尼先生之道，有何高见？”

“仲尼之道，克己复礼为仁，做梦都想着学周公。”接舆喝下一口酒，毫不客气地说：“当今之世，此道行不通。你看他四处碰壁，如丧家之犬，也不知隐退。不能独善其身，又何言兼济天下？”